

| 草 | 木 | 时 | 光 |

葎草

◎杜明权

荒瘠之地，抑或搞建修而刚刚堆积的废弃土堆，许多草木还来不及去安家落户，而葎草眼睛尖，只需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，其坚韧的茎蔓，就密密层层地铺满了那一圈儿地方，大自然真是神奇，不知从哪里播下的种籽，好像大地若种籽仓库，随时预备着各类植物数不清的种籽。

像爬山虎藤似的，葎草植物葎草低头忙着自己的事，紧抓泥土，奋力牵藤，不断攀附，展叶，开花，结籽，自己把自己的这些事情做好了，大地也就自然而然地绿了。越过道义红线，死缠烂打地攀附，肯定不对，而葎草的奋力攀附并没有错，攀附向上，争取阳光，就像我们人类，紧紧地攀附着飞奔的地球，以此求得生存、繁衍与发展。

秋天里，万物延续和深化着春天的各种事业。我的小屋居外的一圈儿疏篱，爬满了柔软的番马藤、文静的圆叶喇叭花藤、几缕纵横交错的葎草藤，还有一些杂花青草相生，但它们并没有把我与秋天隔开，没有把我与窗外的山水阻隔，细雨蒙蒙，远山隐约在雨雾中。群山苍翠，这是绵绵雨水的功劳。仲秋的雨就是云朵洒在大地上生长的剂。我穿戴雨具，时常在柔软如丝的秋雨漫步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雨水总有停下来时。阳光从云层间透出来，清亮而薄薄的一层，洒向山野，微风徐徐，路面上的细流四溢。铁线草好像比前几天又浓绿了许多，像厚厚的毯子铺在小径上。一些黄色、蓝色、白色、褐色、黑白相间的彩蝴蝶，若虎豹皮的，熊鹿皮的，牛羊皮的，各种鸟羽的，色彩斑斓，在绿丛中飞舞，万物相互模仿，取长补短。

走至半山，雾霭身边绕，来去风无影。扶杖远看，天上的朵朵灰色云块，一层叠一层，低低地向南移动，云层平整，让人感觉到天空是平的，云层与大地是平行的两个世界。站在山顶，恍若天空触手可及。环绕的群山，被林木染成了墨绿色。

秋天不缺乏成熟，更不缺乏蓬勃向上的生长。道路两边的葎草、白茅，长出了一年中的最高个儿，葱翠得逼人眼睛。盐肤木结满红褐色的种籽，野枣树上挂着一串串巨大的枣子，许多果实已被风摇落到地上。夹竹桃高高举起的花朵，粉红色，酒杯大小。胭脂花开着小号形状的花朵，紫红的，雪白的，姹紫嫣红。各种各样的蒿草，一两米高，摘一截结满籽粒的枝头，放到鼻翼下闻一闻，浓郁的异香迷人心魂。一株株截叶铁扫帚的枝条柔软如线，把紫色的小花戴满全身，像穿上了碎花连衣裙，山坡流淌着花的紫色溪流。菊科马兰开放着白色花朵，枝叶在风中悠悠荡荡。酢浆草、紫花地丁、婆婆针、苦苣菜、蒲公英、小蓬草诸类，春天奋斗过，借用秋天时光，又开始了新一轮含苞待放的历程，营造新的梦想。

大自然有数不尽的演员登台表演，各显其能。秋天正展示着秋天的魅力，草木欣欣向荣，相互竞争，相互缠斗，但我并没有发现它们斗得两败俱伤的状况。抗拒蜕化变质，抗拒岁月流失，抗拒衰变，万事万物都站在同一战壕，时时刻刻艰难地与熵增定律抗争。明知不可为而努力为之，于此，芸芸众生才呈现着无限精彩。

葎草为桑科葎草属植物，春夏开花，秋天结果。其主蔓与分茎，在短时间内可迅速生长到二十厘米，对生叶之间为一节，间距十厘米内，节处可再生根，如此优化的结构，活像专门从土地中大量吸取营养的机器。它是竞争中的佼佼者，以最强硬的手腕，打压其它植物的生长，只有胸怀宽广的森林才欢迎它，而庄稼视之为“恶草”，很难清除。它的叶片五瓣分裂，形如手掌，状若龙爪，一条藤蔓延若游龙，因此有人称之为五龙爪。

葎草藤密麻麻的刺，小如针尖，形若鱼钩，坚硬如铁，稍不留神，割人手指，划烂衣服。好像土地上一切都是它征服的对象。寒露时节，葎草的花渐次凋零，一些叶子慢慢枯黄，长着倒钩刺的藤蔓，变成紫红色，定是被匆匆岁月逼红了脖子。它以碾压其它植物的态势猛烈地生长，不顾一切，绝对是植物界中的狠角色，但它知道，自己无论怎样地勇猛无敌，也战胜不了强大的岁月。其内心清楚，再猛力的花草树木，也超越不了被秋后算账的铁律。

葎草以豁达的心态看待一切。它绝不是一无是处，也不全是人们这样评价的：葎草是庄稼与道路的麻烦制造者；秋天致敏的最大祸魁；模样很一般，理理被排斥在城市公园之外。但它不仅能迅速绿化荒野，其嫩苗还可作饲料，全株是中药里的佳品，在啤酒酿造中葎草果穗可以替代啤酒花。

寒冷的深秋业已迫近眼前，葎草得赶紧做好后续工作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把自己的生命密码，快速地浓缩到小小的种籽内，像电脑极快地把庞大的数据传送到较小的U盘中，像设计与制造一枚枚现代人类科技难以抵达的最为精妙的芯片。秋末冬初，藤蔓走向枯萎，而比绿豆还小一半的籽粒，在很短的时间内——恍若花刚刚谢去，种籽就迫不及待地成熟了。在寒冬到来之前，它必须追赶时间，若夸父逐日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以待来年再战。

落叶藏欢喜

◎彭胜发

秋深了，叶子们仿佛终于卸下一身沉甸甸的绿色，得了自在，风轻轻一推，便纷纷离了枝头。它们打着旋儿，悠悠荡荡，如倦鸟归林，无声地投入大地的怀抱。

门前的空地早铺上了一层浅浅的落叶。邻居家的小孩子，提着一只小布袋，俯身拾掇着。他专挑那些颜色鲜亮、形态完整的叶子，小心翼翼地捡起，又轻轻投入袋中。我看他小手翻飞，一片片橙黄橘红被收拢起来，叶柄弯成小钩子，细枝戳出袋底。他抬起头，小脸被秋阳映得红扑扑，眼里盛满纯净的欢喜：“伯伯你看，我捡到秋天了！”——孩子心里，落叶不是凋零，倒成了四季循环的信物，是大地悄悄藏起的、可以捧在手心的欢喜。

这童稚的欢悦，引我向更深的秋光里寻去。墙根下，几根竹匾静静倚靠着，上面铺展着母亲晒的柿子。柿子们渐渐失了水分，表皮起了褶皱，颜色却愈发沉郁浓郁起来，像凝结了秋日最醇厚的阳光。柿饼旁边，母亲亦摊开着一小片落叶，叶脉清晰如掌纹，蜷缩着叠在一起，不知要派什么用场。柿饼一日日消瘦下去，周身悄然凝结起一层如霜似雪的糖粉，而落叶蜷缩着叠在一起，也慢慢褪尽仅存的水色。母亲说：“柿饼等霜，叶子等干，都是时候的事。”原来生命枯荣各有所归，彼此无声相伴，共守着光阴沉潜的甜蜜。难怪古人说“落红不是无情物”，世间万物，哪怕飘零，亦在静默中酝酿着下一场生机。

后来才知晓，母亲收拢那些不起眼的落叶，

是为了给院角一小块菜地做棉被。她将干透的落叶细细铺在泥地上，厚厚实实盖了一层，又轻轻拍实。“叶落归根是福气”，她语气平淡，“护着土里的根，开春才有指望。”落叶仿佛蜷缩着回到大地母腹中，心甘情愿将自己托付出去，等待一场关于守护与重生的漫长冬眠。

我蹲下身，轻轻按了按母亲铺好的落叶层，厚实而温软。脚踩上去，几乎听不见碎裂的细响，只感到一种沉默的弹性。落叶底下，是秋日慷慨赠予的暖意，覆盖着大地深处安眠的种子和根须。它们此刻收敛着生命，仿佛酣睡的孩子，在落叶厚被下做着葱茏的梦，只待惊蛰一声，便将积蓄的力量破土而出。原来那衰败的表象之下，竟深藏着如此殷切而温暖的守护，沉默地覆盖着大地深处安眠的种子和根须。

落叶归根，原是生命交付给大地的一场静默仪式。它不声不响，不悲切，只安然俯身，将自己全然托付给孕育它的泥土。枯槁的形骸里，藏着对来年新绿的笃信与深情。霜风起处，万木萧疏，然而当你俯身细察，便窥见了大地最深厚的秘密——那层层叠叠的落叶之下，暖意悄然氤氲，无声守护着沉睡的生机，只待春雷唤醒。原来凋零并非终章，而是生命另一程温暖的序曲，在化作春泥的静默里，正酝酿着无法言说的、深沉的欢喜。

叶落处自有欢喜，这次欢喜不在枝头招摇，它伏在泥土深处，安稳如同母亲拍落手掌的手掌——那底下暖烘烘的，是大地捂着的、关于春天的诺言。

小说连载 女士司

康巴

◎牟子

管家看着雍错走出房门轻声说：“土司，昨天晚上你明明知道万连副在雍错房里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抓？这可是收拾他们二十四军的好机会啊。”

女士司看着管家平静地说：“抓，你能抓住吗？”

“能，当然能，万连副他就是变着老鹰也別想飞走。”

“你知道万连副叫什么吗？”

“奴才不知道。”

“万天棒？”女士司说

“万天棒？”管家不知这是什么意思。

“就是说他可以捅破天。你知道了吧？如果昨天晚上你要打开雍错的门，也许你这个时候已经被送到天葬台上了。就算是你们把他们俩都打死了，可我这土司官寨会弄得一塌糊涂，将来我这个女士司还有什么脸面，再说就算你很轻松就抓住了万连副，我们又把他怎么办？他是二十四军的连副，现在我们同二十四军的关系本来就紧张，这一出事可就是火上浇油啊。”

“这样看来还是土司想得周到。”管家说。

“还有，我们土司家过去那些规矩有的早已不合时宜了，也应该改一改，以后在婚姻恋爱的事上我们不应该管得太多，给人家一点自由。”

“土司，雍错是奴才呀，这可是祖宗的规矩……”

“祖宗的规矩也只是祖宗定了的，我现在要重新定下来，不也就成了以后的规矩吗？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时间想这事。”

“是，是，是。”管家说

“另外我再重复一次，昨天晚上的事不许传出去，谁要传出去，一定重惩。”

“是土司如果再没有什么吩咐，奴才走了。”女士司说：“去吧。”

掉进笼子的狮子

几天后，女士司再一次亲临衙门向章家麟讨回音。章家麟一见面就说：“女士司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你同泽仁的婚事不仅我不敢答应，就连我哥他也不敢答应，我们也是人在官场，身不由主，你还是好自为之吧。响鼓不用重锤打，该说的的话我都说完了，你想怎么做，那是你的私事，我们要怎么做那是我们的公事，请女士司谅解。”

女士司见章家麟的话说丝毫可协商的余地，知道再求也是无益，非常气愤，心想，给你们面子你们不要，就不要怪我格桑曲珍。她决心立即与扎西泽仁举行婚礼。

女士司回到官寨，请来香根活佛与班顿刘家驹，向他们说了二章的态度，表示自己要马上与泽仁结婚，他们也同意这个决定。

刘家驹对女士司和泽仁说：“土司的婚事一定要办得最热闹，最隆重，章镇中和章家麟不高兴，我们偏要做给他看。”

女士司同意了刘家驹的建议。她知道她和泽仁的婚事是不会得到省主席同意的，但她自身确又不愿意得罪刘文辉，更不希望因为她的婚事在康北发生一场战事。为此她曾多次向杜姆菩萨祈祷，并向甘孜寺、仲萨寺、香根寺布施，让寺庙念经祈祷，又请喇嘛择定了吉祥的日子。

女士司婚期既定，霍尔家各头人和班顿两边便开始忙着筹办婚礼。在刘家驹等人的建议和策划下，女士司召集属下的所有头人到官寨议事，安排婚礼筹备工作。

这一天早上，天气虽然阴冷，官寨里却是热火火的，头人们早早赶到了霍尔官寨，女士司高兴地带头人们宣布了自己的婚期，并一一安排各头人的支差任务。

头人们都表示一定要把土司的婚事办得隆重重重的。卓娜女人特别高兴，表示自己愿意在女士司的婚礼期间承担更多的义务。一时间头人们在客厅里议论纷纷，坐在卓娜身边的雪奇女人却一声不吭。卓娜悄悄对雪奇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一声不吭，你是大头人，应该出大力嘛。”

雪奇看了看卓娜轻轻说：“为什么我们的土司非要找一个从外地来的人作丈夫呢？”

卓娜看了看雪奇，她不好再下去，她知道，关于土司找一个外地人作丈夫的事，在霍尔家的领地上不止雪奇一个人有意见。

这时一个贴身土丁慌慌张张跑了进来，向女士司报告说：“土司，来了许多二十四军的人，包围了官寨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”

头人们听了，骚动起来。

“大家静静。”女士司说：“不用怕，这里边也许有什么误会。”

“是呀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在甘孜这块土地上，谁敢把土司怎么样？”管家还是那样趾高气扬地说：“让我出去看看。”（未完待续）